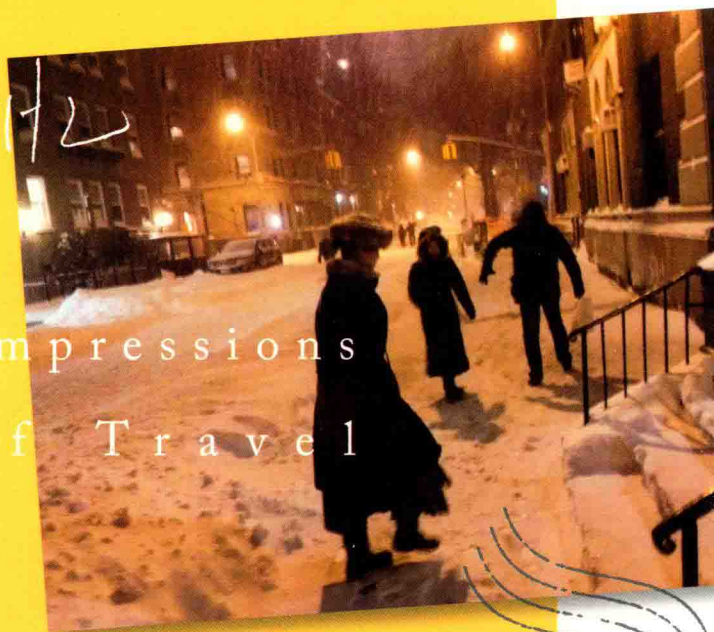


旅行的印象

王安忆

王安忆

Impressions
of Trav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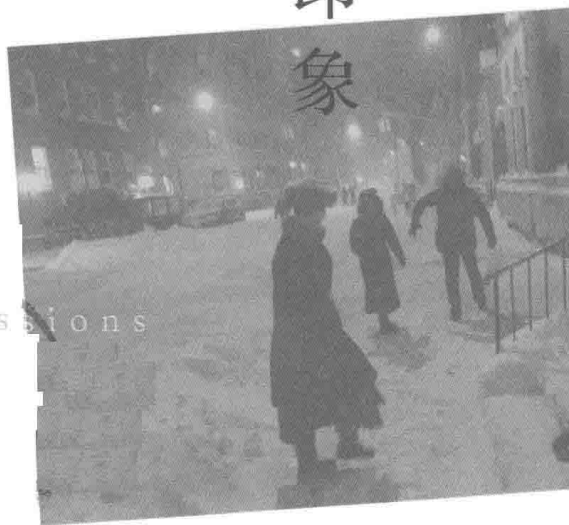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旅行的印象

王安忆

Impressions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的印象/王安忆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153-2

I. ①旅…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1891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杜玉花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8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53-2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六月的故事	1
美丽的香港	22
客访绍兴	26
访日十篇	28
荷兰行	51
延安的回忆	68
塞上五记	73
漂泊的语言	86
凯里	104
看海的日子	112
乘火车旅行	114
“香港”是一个传奇	116
港岛拾遗	119
二月里来好风光	124
后院	140
墨尔本行散记	143
华舍住行	168

悲情九龙城寨	193
夜走同安	196
台湾的好看	201
正是江南梅雨时	204
绿崇明	214
窗外与窗里	217
市民	227
台湾的小众	235
江南物事	240
旅行的印象	246
寂寞	253
遍地流火	256
乔伊斯的脸	267
台北的街	271
樱花的仪式	275
岭南大学	279
二〇〇六年三月九日这一天	282
去汪老家串门	285
在长江的支流	288
括苍山·楠溪江	292

六月的故事

飞机在降落，越过一片辉煌的灯火，低了。

“地面温度，摄氏 25 度……”播音员报告。

那是很适宜的气温。

走出机舱，下了舷梯，被一阵潮而温热的风团团地裹住了。快步向前走，那暖风裹得更加缠绵，撩也撩不开，拨也拨不开。这就是南方二十五度包含的内容。

珠江岸边，坐着站着人，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不说什么，不做什么，似乎是集中全部注意力在感觉江面流过来的一丝潮而温热的微风。黄褐色的江水，稠得流不动了；灰蓝色的云彩，厚得沉下来。一会儿，下雨了；一会儿，出太阳了；一会儿，云来了。云焐着太阳，太阳热着水洼。孩子的脑袋在妈妈的背兜上倒过来，倒过去，微微皱着眉，睡得疲乏。

塑料的棚子底下，一挑挑的衣服：红，绿，紫，黄，蓝，黑，白，挤得严密。大都是尼龙的料子，透明而不透风，胸前缀着繁重

的花边。

冰激凌融化了，黏黏地湿了手，蛋卷不再是脆的，是柔韧的软。

北岸有一柱烟，懒得动弹，凝住了。

每日电视里，时不时地宣告——六月热浪。

六月热浪——这是我们这群北方佬学会的粤语单词之一。大家为我抱屈：“你这个上海人在此地只得算作北方佬了。”

六月里，我们来到南方，听得并且经历了好多故事。

一 海的故事

九龙海关 703 艇的小伙子对我说：“在你们作家的笔下，大海是美丽的，蔚蓝色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实际上……”

“实际上怎么样呢？”我追问。

“实际上——”他们含蓄地笑了一下，“上次香港一些记者来，要跟我们出海，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来了。他们抢脸盆……”

“为什么？”

“吐啊！吐了满满一甲板。”

“有那么多可吐的吗？”

“所以，一边吐一边还要吃，吃了好让它吐，没得东西给它吐，就吐胆汁，吐血。”

“颠得这么凶！”

“你想想，你们作家常常写：无风三尺浪。海上难得没风。”

海好像总是和风在一起的。

拱北海关 702 艇的船员陈树华告诉我们，海上最可怕的风叫作——西北石斧，也叫作龙卷风。

“我碰到过四次。”他说。他高中毕业后，插队在一个渔村，做了四年渔民。“这种风，总是从西北方面来，来以前的几小时之内，海上风平浪静，特别特别的蓝，特别特别的静……”

“之后呢？”

“要翻船呢。老渔民往海里撒米，说是海饿了，发火呢！喂它吃点。一边撒米一边跪在船头磕头，嘴里念着：天公公，水奶奶……”

“这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可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上是天，下是海，挟持着船，全拜托天和海了。

“后来到了海关，上了缉私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紧张了，”他说，并且抽烟，“不过，以后再吃不到那么鲜的鱼了。”

海，又总是和鱼在一起。

“我们渔民吃鱼，从来不吃网捕上来的鱼。我们吃鱼，全是用鱼钩钓。决不能用手碰。钓起来，直接就甩到锅里煮了。”

“囫囵地煮？”

“囫囵地煮，那是活活的鱼。”

“那一定是活活的鱼。”

“人吃鱼，鱼也要吃人哪！要是遇到鲨鱼群，鲨鱼又饿着，它追得紧，怎么逃也是逃不脱的。”

“那怎么办？”

“曾经有一家渔民出海打鱼，遇到了饥饿的鲨鱼群，追得没路可走了，最后只好把他们家的儿媳妇扔到了海里，喂鲨鱼了。”

我打了个哆嗦：“为什么偏偏扔儿媳妇？”

“因为，儿媳妇是人家的人嘛！”

“他家儿子能答应吗？”

他怔了一下，似乎没想过这问题，然后回答说：“儿子是很孝顺父亲的。再说，讨个老婆很容易嘛！”

“真的扔到海里去了？”

“没有别的办法，鲨鱼追着船。”

我瞪着他，他也瞪着我。他的眼睛在高高的眉棱后面，威慑地闪亮。

“是这样？”我说。

“就是这样。”他说。停了一会儿。“出海回来，就要烧香，还神。在船头船尾各个部位系上红布条子，供上吃的喝的。我们知识青年觉着好笑，问他们：‘这是做什么？’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就当作没看见。’”

我想起他家里摆着一尊观音，斜对着二十四吋的彩色电视机。

他说，这是老人的意思。

船员刘寿荣家也摆着一尊观音。

“为什么？”我们问他。

“不为什么。”他笑着。

“总要为点什么吧？”

“大家都摆，就摆了。”

唉，这个海，对它是一无办法的。求它，它也只当听不见。可是，一旦它平静了下来，又乖得叫人心疼，蔚蓝蔚蓝，静得寂寞。

“除了缉私，巡逻，其他时间，每日里做什么呢？”我问 703 艇的小伙子——这是一群高中生。“我们是考不上大学，被挑剩下的。”他们这么说自己。

“刚来的时候，成天打扑克，可是后来打够了，不想打了。”

“有没有电影院？”

“有是有一个，修得可漂亮，就是不放电影，放了没有人看，赔本。国产片不好看，家家都有电视机。”

“那么看电视？”

“香港电视，看多了，就那么一套；中央台的，也是那么一套，连个广告也做不漂亮，像在读说明书。”

我没得话说了，环顾一下房间，这是新盖的宿舍。他们刚搬上岸不到一个月，在这之前的二三年里，一直住在艇上，艇在海上。

每人床头有一张桌子，两屉的，抽屉上着挂锁，不晓得锁着什么秘密。桌子上排列着书。

“你们爱看书？”

“可是没有书啊！小图书馆里的书都是旧的，莫名其妙的，什么赤脚医生，什么针刺麻醉。刊物，总是好多月以前的。我们都想学习，上电大，或者上函授。可是走不开，领导限制名额。这次只有几个人被批准去考电大，就是今天早上去考的，你们来时没碰到吗？一辆海关的大客车，他们就坐在上边。”

被挑剩下的高中生在大海边，打完了扑克，想上电大了。

“你们经济上都没困难吧！”

“经济上完全没问题，就是精神上痛苦啊！”

不久前，这群痛苦的年轻人立了大功。他们奋力从一只下沉着的走私船上抢运了五百多台收录机。当他们被领导强迫跳回艇上时，那走私船下沉了，沉没在海里，船上还有几百台收录机。

还有一次，他们在大雾里追踪一只走私船，追寻了十几个小时。

我望望窗外，碧蓝的海，傍着寂寂的山，看不见人。

“你们找对象可怎么找呢？”我为他们发愁。

“我们不找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有点害羞，又有点赌气，“和大海结亲了。”

“傻话！”我说。

他们笑了。

今天的海水特别静，有人说，要有台风了。

海水像缎子一样，在灿灿的阳光下骄矜地波动，充满了诱惑。从前，有一个老渔夫，出海的时候，生病了。发高烧。高烧灼得他忍无可忍。忽然之间，他一跃而起，跳下了海。他在向海求助着什么呢？海和他为难了一辈子，他却向海求援。他朝海扑过去。他跳海。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都当了船长，两个在香港，一个在大陆，在702艇当船长。五十一岁，瘦得紧，皮肤闪着暗褐色的光，白发推成坚硬的茬。像是海水把多余的肌肉，脂肪，皮肤的微屑，一层一层全洗去了。剩下的，都是有用的，不吃闲饭。过零丁洋时，他忽然说：

“前边有一艘船，很可疑。”然后便拉铃，要船员们做准备。

极目远望，白茫茫的一片，连船都看不见，更无从看出可疑了。

几分钟以后，在那极远极远的地方，出现一个极小极小的移动的黑点。

“究竟可疑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问。

船长只是笑，不说什么。

“究竟可疑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问任何一个船员。

“看惯了，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他们这样回答。

船渐渐靠拢过来，是一艘阳江的船。在香港卖了砖回来的，可是却拿不出一分港币，卖砖得的港币上哪儿去了呢？搜出两个暗舱，里面没有东西。

“也许是扔包了。”船员们说。

“扔包？”

“扔到海里，做个记号，比如，扎个浮标。过后再回去拖起来。”

“找得着吗？”

“没办法找，海那么大，那么深。”

是啊，海那么大，那么深，而且那么缄默着。

二 电视的故事

晚上，总是看电视。

频道多，节目多，各自在房里看着，互相牵挂着，不时打电话互相询问：

“你在看什么呢！现在正有个西部片，棒极啦！”

男人们被西部片激动着。

“可是，难道你们不觉得西部片有点千篇一律吗？”我小心地说。

“就是千篇一律，我们也要看。”郑万隆说。

“我不太喜欢看。”

“扣住她！”郑万隆说，“一定要她看。西部片实际上是给女人看的，让她们懂得，什么是男人。”

男人们浴血奋战，你死我活，一片落花流水。趁着大乱，我终于溜了回去睡觉。可是第二天，听说在那西部片之后，则是克里斯

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懊丧得顿足，下决心今后说什么也要熬到底。

翻译片往往是用粤语。美国人奇怪地说了一口广东白话，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只好集中在一个房里，请来陈建功做翻译。他在广州出生，并长到了七岁，据他声称，他是能听懂粤语的。他端坐在沙发里，沙发安置在电视前最好的角度。

事情发生得很快，一个男人出其不意地遭了袭击，然后格斗，追击，逃脱，走进一个办公室，一张女人的照片，来了另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可爱的男孩，蓝眼睛，黄头发，说着粤语。

“陈建功，什么意思啊？”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询问。

“别出声！”他压低声音，伸出手掌推向说话的人。

“你说话呀！”

他把那手掌郑重地摇了几下。

事情越来越莫名其妙，不可思议。

四座茫然，肃静，他一个人凝神听着，不时会意地点头，摇头，微笑，皱眉。

终于，广告来了——啤酒冒着雪白的泡沫，歌声骤起：我爱啤酒，我爱啤酒。

“是这样的，”——他终于说话，伸出一只手指点着点着，“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大家自然是不满意。

陈建功提前我们两天离去了，去了昆明海关。这时候，遇到说粤语的美国人，那真正是一无所措，连“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的注解也没了。这才觉出了他的可爱，觉出了对他的不公平。

好在，还有许多影片是有中文字幕的。那字幕，译得怪异，彻头彻尾是香港人在说话。

“我等于每天看内参片了。”陆天明说。他每日里看电视看得死去活来，舍不得不看一点点。

“何苦呢？”我怜悯地说。

“你不知道，我们在北京看一场好电影多么不容易。”

“我们上海可不是更不容易，北京总算还有一些过路片可看看。”

“是呀是呀，可是，总之是，看不到多少好电影。”

确实，在这大量的西部片，武打片，《百万英镑大侦探》之类的片子里，时不时有一些极严肃的电影，比如《城市孤女》，比如《老人与海》。就是广告有节奏地打断，叫人着急。然而那些广告也并非不堪忍受，做出百般花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也叫人舍不得不看。

这天晚上，陆天明终于到了实在看不动的时刻，又实在割舍不得，百般为难之后，便把已经呼呼入睡的李陀叫了起来，请他代看。李陀一起来，他便昏昏然地倒下头睡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二天早上，我们盘问他。

“没有人看，总觉着可惜了。”他这么说。

三 界的故事

我们来到拱北。

夜里，澳门的灯火映到我们的窗户上，那灯光像是彻夜不熄的。

早晨，澳门在晨曦里，苍白着，像是睡了。

那是个赌城。据说，不久前，一对年轻夫妇在那里，赢了七百万，发财了。

七点钟开关，源源的人走进长廊，从那拱门里走过来的。拱门那边，飘着葡萄牙的国旗，站着他们的哨兵；这边，是五星红旗，我们的哨兵。解放前，他们的哨兵是站在拱门这边，我们的界内。解放后，我们请他们出去。虽则只一步，可是跨过了界。他们把葡萄牙国旗升高，高过我们的旗；我们再升高，高过他们的旗。有一天早晨，我们一个解放军排长，正把我们的国旗升高，高过他们。他们开枪了。我们包围了整个沙滩，断他们的水，绝他们的粮。最后，他们认输了。

我们的战士牺牲了，为了界上一面国旗的高度。

从拱北出发，去湾仔。汽车沿着界线走，一条水沟，沟那边，是澳门。澳门的公寓楼，阳台上晾着衣服。

在湾仔上船，去蛇口，沿着澳门的岸。澳门的圆顶大赌场，政府职员公寓矗立在绿树丛中——红、黄、蓝。

到了深圳。

罗湖桥，那头是香港，英国国旗，英国警察。这边是我们。桥下是深圳河，不料深圳河只是一条窄窄的淤浅的水沟。可是，他们说，它通海。它通海，要走多少九曲十八弯呢？

几个农家妇女骑着自行车过来，朝我们笑着，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这是过界耕种的农民！”海关的同志告诉我们。

“她们的土地在界那边？”我们奇怪。

“是啊，香港的也有过来耕种的。”

“我们的地怎么会到了那边去呢？”

“历史上就是这样，划界时造成的。”

那界线像是划得很粗暴，很急躁。

那女人们一律是黑瘦，矮小，戴着偌大的草帽，宽阔的帽沿上垂下一圈黑布，打着裱。

“你别看她们是种田的，她们最有钱了，有两种货币。”

过界耕作者跨上自行车，一径去了。

“你知道吗？”我对陈建功说，“香港的汽车是左边行道，正和我们相反。”

“唔？”他有点意外。

“就是的。”

“九七年收回以后，要不要他们改呢？”